

“让我再亲他一下，就一下”

数万人昨送别英雄大学生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委员刘延东致电哀悼

昨日上午10时许，三位舍己救人大学生英雄的追悼会，在荆州市殡仪馆隆重举行。

早上7时不到，数万市民就陆续赶到荆州市殡仪馆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最后看一眼英雄，最后送英雄一段路！

“他们比我孙子还小！”

85岁的郭凤生婆婆，在儿子的搀扶下，从沙市区一早赶来，7时20分到达殡仪馆门口时，这里已是人山人海，“我天天在关注这三个大学生的英雄事迹，伤心啊，才19岁，太小了！”话语未完，眼泪就流下来，“我要来看一看他们，他们比我孙子还小！”

哀乐环绕着整个殡仪馆，久久低沉。自发参加追悼会的人们站在追悼会大厅外，手持黄色的小菊花，胸前佩戴小白花，神情抑郁，“我们就是要来看一看这三个青年人！”整个追悼会外广场，也成了花的海洋，花圈摆放了一整圈。

上午9时13分，突然通道两边的人骚动起来，“看看，就是他们三个冬泳队员救起了学生，让他们进去！”一手拿菊花的男子大声叫起来，接着，大家都拍起巴掌。三位冬泳队员英雄韩德云、鲁德忠、杨天林，向围观者抱拳示意，“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！”

“儿啊，你醒醒！”

上午9时30分，英雄大学生的家属来了，群众主动让路。陈及时、何东旭、方招三位英雄的父母，哭泣着走向自己的儿子。

哭声压过了哀乐声。陈及时的父亲陈崇香、母亲涂月熙，狠命地要挤向躺在花丛中的儿子，嚎啕大哭，“儿啊，你怎么走了，你怎么丢下我们走了啊！”此前，由于悲伤过度，涂月熙在宾馆里每



10月28日，荆州市民在追悼会上献上写有“儿子们，一路走好”的条幅。
新华社发(陈卓 摄)



10月28日，长江大学学生在追悼会上送上纪念牺牲校友的万人签名条幅。
新华社发(陈卓 摄)

天输液。现场参加吊唁的人，也忍不住直抹泪，一些人甚至也放声痛哭。

现场甚至有些失控。工作人员死死拉住陈崇香、涂月熙，并说：“节哀，节哀！”突然，伤心欲绝、痛哭中透不过气来的涂月熙昏倒在地，正在追悼会大厅负责医疗的荆州市医护人员，赶紧过来给她输氧抢救。

陈崇香边哭边拿出儿子的身份证件，不停抚摸上面儿子的头像，“儿啊，你说还要带爸爸到荆州来玩的啊，爸爸现在来了，你却不在了！”接着，他又拿着儿子的身份证件，贴在脸上，“你和爸爸说说话啊，你醒一醒啊！”

何东旭的父亲何居伟、母

亲杨清珍，方招的父亲方国平、母亲商宝珍，还有何东旭、方招、陈及时的其他亲戚，也都哭成泪人。商宝珍伸出手，使劲要摸儿子的脸，仍操着罗田话说：“细伢啊，你怎么舍得丢下妈妈啊！我的细伢啊！”

不仅三位英雄大学生的家属来了，落水获救的两名少年和家长也来了。张志鹏和陈天亮跪在三位英雄大哥哥的面前，痛哭不已。张志鹏的母亲伍小华不停地磕头，“你们走好啊，是我们家儿子害了你们啊！”

“让我再亲他一下”

追悼室大厅外，长江大学的学子身着白色衬衣，打起条幅，“我们都是英雄母亲的儿

女，英雄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！”一位市民也举起一个条幅，“忠义学子，奋不顾身；无情江水，还我英雄！”

沙市区67岁的老人余关英，是早上9点多钟才得知当日开追悼会的，她喊上当天过生日的女儿，“你陪我去一趟殡仪馆，我要送一送这三个小孩！”

有四位母亲打着一个条幅，“儿子们，一路走好！不相识的母亲为你送行！”其中一位母亲郭春香哽咽着介绍，她们四个母亲本来不认识，都是自发来看英雄最后一眼的，到殡仪馆门口碰在一起，大家相约在门口的花圈店写了这个条幅，“我的女儿和他们一样大，太伤心了！”

在从荆州殡仪馆去八岭山火葬场火化的路上，一些市民自发送了一程又一程，300多辆的士和私家车，也是一路相送。

在火化前，陈及时的父亲语音哽咽，向工作人员提出最后一个要求，“让我最后再亲他一下，就一下。”工作人员含泪答应了他的请求，陈及时将脸庞挨着儿子的脸，“儿子啊，爸爸在亲你，你感受到了吗？”

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委员刘延东，特意打来长途电话，委托荆州市委市政府看望慰问三个孩子的家人，送上慰问金，并送来花圈。

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罗清泉，省长李鸿忠等领导，三位英雄所在家乡的县领导，以及国家教育部等单位都送来花圈。

下午1时许，三位英雄的骨灰由其家人分别带回家乡。据了解，三位英雄的家乡也准备了隆重的仪式，迎接英雄魂归故里。

另据记者了解，教育部日前决定授予长江大学徐彬程等15名同学“全国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大学生英雄集体”荣誉称号，追授陈及时、何东旭、方招同学“全国舍己救人优秀大学生”荣誉称号。

综合《武汉晚报》新华社报道

南昌至贵阳客机空中起火

原因：内舱风挡设备线路短路

一架由南昌飞往贵阳的客机在长沙的万米高空飞行时，突然一缕青烟从挡风玻璃前飘过，带着火焰的飞机最终决定直飞贵阳，以得到最安全的保障，而上百名乘客也在小憩中经历了半小时惊魂之旅。

昨日9点40分，一架载有上百名旅客的飞机从南昌准时起飞，就在还未飞出长沙空域时，驾驶员舱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有烟雾飘过前挡风玻璃。一阵心惊之后，机组人员立刻展开检查，发现前左风挡右下角起烟冒火，机组人员只得利用灭火器来控制火势。

与此同时，机长与民航贵州空管分局取得了联系，并在专家指导下展开抢救措施。10点33分左右，进入贵州上空的飞机为控制火势，从9300米下降到3600米，并准备就近迫降在铜仁机场。但当飞机飞行高度降至3600米以后，却遇到另一困难：机组人员和贵阳空管中心的通话受到干扰，只得通过其他飞机空中传话，为遥控指挥带来不便。

据《贵阳晚报》

郝劲松举报“钓鱼”犯罪团伙 浦东、闵行开始登记讨说法的车主信息

今天，孙中界将拿回被扣的车子，张军将领回1万元罚款，其他众多自称被“钓鱼”的车主也纷纷要求比照他们退还罚款或要回车子，其中以上海浦东新区和闵行区最多。昨日，这两个区开始登记车主信息。

有消息称确被“钓鱼”的普通私家车主在登记核实后，有望领回罚款，但这一消息尚未得到证实。浦东新区执法办副主任丁建国告诉记者：“现在已经开始登记，后续工作会进一步做下去。”

此外，孙中界和张军的代理人郝劲松昨天也发函向上海市公安局举报“钓鱼执法”犯罪团伙。

举报函中，郝劲松说，孙中界和张军被栽赃陷害仅仅揭露了冰山一角，据保守估计，上海每年被“钓鱼执法”所栽赃陷害的车辆有数千辆。自上海钓鱼执

法被媒体揭露后，他每天都收到大量上海车主的来信和电话，自称曾被钓鱼。今年1月到9月，全市18个区县共查处黑车1.6万辆，处罚金额近2亿元。其中，又有多少人是被钓鱼执法？有多少个孙中界和张军？

郝劲松认为，根据刑法第266条，数量众多的“钩子”与上海各区县交通执法人员相互勾结，用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方法栽赃陷害大量车主，骗取公私财物，数额特别巨大，情节十分严重，已涉嫌诈骗罪。上海市公安局应当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，并对近年来查获非法运营车辆的所有案件重新核查，同时向社会发布公告。

郝劲松说，认定倒钩事实并不困难，只需查看18个区县的交通执法案卷，如果有人多次举报，就可证明这属于“倒钩”。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

“我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啊” 面对记者提问，他居然这样回答

“我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啊？”这不是朋友间的嬉笑怒骂，也不是仇人间的短兵相接，而是出自27日下午召开的广州交通整治会现场一名与会男子。

昨日，这句话以及相关事件一经羊城晚报报道，立即在舆论和读者间激起波澜，网络更是纷纷转载。这句话迅速传播，“雷”倒众多网友及市民。

男子恶语回应记者

27日下午，黄埔大道交通整治会议在天河交警大队举行。市建委、市交通整治办、市政、城管、交警、城投和新光公司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都一一到场。此外，广州众多媒体记者也纷纷与会。

会上，各部门负责人经讨论后，确定了4项新整治措施。整治办和交警的负责人准备带记者实地走访。但面对复杂的整治措施，几位到场记者感到一时都没理解清楚，便堵住整治办主任助理郭晟继续询问。

此时，羊城晚报摄影记者黄先生与天河交警大队吴队长单独沟通。据黄先生介绍，当时他向吴队长询问，是否应把封闭道路的信息向社会公布并应征求

市民意见，还质疑把司机当成白老鼠做实验来确定整治效果的做法。

“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？臭不臭也要告诉你？说到这，会场内一男子忽然发火。”黄先生回忆说，这一突然的变故让他非常诧异，当即询问该男子姓名和单位，但对方话不多说拂袖而去。顿时，全场与会人员和记者一脸惊愕。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

网友：人肉搜索他

昨日，羊城晚报以《交通整治会上某官答：我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啊》为题，对该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。报道迅速被各大网站转载，新华网、新浪等更是把该条新闻置顶，引起大量网友跟帖。“这样的官员应该下课了！”

“记者可以把这个人的相片贴出来啊！”“人肉搜索他！”……一时间网上“热”成一片。

昨日记者多方求证得知，说出“我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啊”的“牛人”是新光公司某部门经理。当天下午，新光公司领导班子与该经理赶到羊城晚报社及当事记者表达歉意。

据《新快报》

祸不单行！送葬中巴坠百米深崖

惨烈车祸造成10人遇难，18人受伤



10月28日，浙江衢州的救援人员正在现场进行救护。
新华社发(吴春华 摄)

是心底的恐惧。

坠崖中巴成一堆废铁

下午5点45分，记者到达事发现场，探照灯把山野照得通明。据了解，现场有300多人投入搜救工作。

在事发现场，记者无法用肉眼看到失事车辆，一位消防队员告诉记者，失事的中巴车已经在100多米深的山底成为一堆废铁。

晚上6时许，一个刚刚从山底爬上来消防队员告诉记者，他们刚刚从山底拉回最后一名伤者。之前，他们已经从山底拉回27个死伤人员。

车子倒着冲下山崖

47岁的朱飞国躺在江山市人民医院病床上打着吊瓶，不断地接听手机。“都是亲戚朋友打来的，他们都吓坏了。”

朱飞国是这次车祸中受伤最轻的人：除了头皮蹭破之外，其他一切正常。

在整个翻车过程中，朱飞国没有任何失忆的时候。“车子一直在往山上开，车走到一个拐弯的路口时，司机换挡了，接着车子陡然倒着冲下了山崖。”

朱飞国坐在临窗的座位上，车子在翻滚第一圈时，朱飞国就被惯性甩出窗外。“和我

一起甩出去还有一个男人，他也没死，但比我伤得重。”

甩出去的朱飞国躺在了杂草里，看着中巴车翻滚下去。“车里叫声一片，真惨啊，最后一阵闷响，我知道车子到底了，但因为隔得太远，我也没有看到车子变成什么样了。”

15点左右，救援官兵赶到现场，朱飞国成为第一个被救起的幸运者。

送葬返家途中遇车祸

除司机外，车内其他27人都是刚为亲人送葬后准备返家的。

刚刚在江山市殡仪馆被火化的人应某某今年82岁，是朱飞国的姐夫。“车里还有姐夫家的其他亲戚，好多我并不认识。”

“我们是在殡仪馆上车的，车子走了一个小时就出问题了，好多人还在哭呢，说实在话，好多人死之前脸上的眼泪都没干呢。”朱飞国哽咽着说。

衢州市政府的新闻通报印证了朱飞国的话：江山市四都镇王家岭道塘自然村村民应某某死亡火化，其亲属从殡仪馆乘车(浙HD0916)返回途中，车行至大湖山顶时翻下约100米深山下。

据《钱江晚报》